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百十五

史部

宋史卷二百八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四十六

楊礪

宋湜

王嗣宗

李昌齡

從子  
絃

趙安仁

父字子良  
規孫君錫

陳彭年

楊礪字汝礪京兆鄠人曾祖守信唐山南西道節度同平章事本宦官復恭假子也祖知禮後唐均州刺史父

仁儼入蜀仕王氏為丹稜令蜀平補渭南主簿累遷永和令礪建隆中舉進士甲科父喪絕水漿數日服除以祿不足養母間居無仕進意鄉舊移書敦諭礪乃赴官解褐鳳州團練推官歲餘又以母疾棄官開寶九年詣闕獻書詔試學士院授隴州防禦推官入遷光祿寺丞丁內艱起就職久之轉祕書丞改屯田員外郎知鄂州以善政聞端拱初真宗在襄邸遷庫部充記室叅軍賜金紫初廣順中周世宗節制澶州礪贄文見之館接數

日世宗入朝礪處僧舍夢古衣冠者曰汝能從乎礪隨  
往觀宮衛若非人間殿上王者秉圭南向總三十餘礪  
升謁之最上者前有按置簿錄人姓名礪見已名居首  
因請示休咎王者曰我非汝師指一人曰此來和天尊  
異日汝主也當問之其人笑曰此去四十年汝功成予  
名亦顯矣礪再拜寤而志之礪初名勵以籍作礪遂改  
之至是受命謁見藩府歸謂子曰吾今見襄王儀貌即  
所夢來和天尊也遷水部郎中真宗尹開封礪為推官

真宗嘗問礪何年及第礪唯唯不對後知其唱名第一  
自悔失問謂礪不以科名自伐甚重之儲宮建兼右諭  
德轉度支郎中即位拜給事中判吏部銓未幾召入翰  
林為學士咸平初知貢舉俄拜工部侍郎樞密副使二  
年卒年六十九真宗軫悼謂宰相曰礪介直清苦方當  
任用遽此淪謝即冒雨臨其喪礪僦舍委巷中乘輿不  
能進步至其第嗟憫久之廢朝贈兵部尚書中使護塋  
礪為文尚繁無師法每詩一題或數十篇在翰林制誥

迂恠見者哂之有文集二十卷子嶠至祠部郎中嶧至太常博士峭至太子中舍少子峒至道初與張庶凝刊校真宗儲邸書籍真宗即位皆賜進士出身直史館峒至祠部郎中庶凝至太常丞

宋湜字持正京兆長安人曾祖擇年平令祖贊萬年令父溫故晉天福中進士至左補闕弟溫舒亦進士至職方員外郎兄弟皆有時名湜幼警悟早孤與兄泌勵志篤學事母以孝聞溫舒典耀州湜時行代作牋奏詞敏

而麗溫舒拊背曰此兒真國器恨吾兄不及見也太平

興國五年進士釋褐將作監丞通判梓州權鹽院就遷  
右贊善大夫宋準薦其文拜著作郎直史館賜緋雍熙  
三年以右補闕知制誥與王化基李沆並命仍賜白金  
五百兩錢五百萬加戶部員外郎與蘇易簡同知貢舉  
俄判刑部賜金紫淳化二年妖尼道安訟大理斷獄不  
當湜坐累降均州團練副使時母老湜留其室奉養移  
汝州與王禹偁並召入為禮部員外郎直昭文館五年

以職方員外郎再知制誥判集賢院知銀臺通進封駁  
司至道元年為翰林學士知審官院三班又兼修國史  
判昭文史館事加兵部郎中真宗即位拜中書舍人丁  
內艱起復咸平元年冬改給事中充樞密副使真宗北  
巡將次大名以扈從軍列為行陣親御鎧甲於中諸王  
樞密介胄以從命湜與王顯分押後陣駐蹕數日常召  
見便殿方奏事疾作仆地內侍掖出太醫診視撫問相  
繼以疾亟聞明年正月真宗臨視許以先歸賜衾褥曰



此朕嘗御者雖故暗亦足禦道途之寒又遣內侍護送  
供帳至澶州卒年五十一廢朝贈吏部侍郎以子綸為  
太祝純為奉禮郎弟某為光祿寺丞湛為大理寺丞姪  
孫選同學究出身真宗再幸河朔追悼之加贈刑部尚  
書諡曰忠定澁風貌秀整有醞藉器識冲遠好學美文  
詞善談論飲謔曉音律妙於奕棋筆法道媚書帖之出  
人多傳倣喜引重後進有名者又好趨人之急當世士  
流翕然宗仰之有文集二十卷澁兄泌太平興國二年

進士至起居郎直史館越王府記室叅軍溫舒三子沆  
澥濤沆剛率喜談兵太平興國五年進士歷左正言京  
西轉運使度支判官淳化二年呂蒙正罷相沆坐親黨  
貶宜州團練副使起為太子中允換如京副使咸平中  
遣與梅詢使西京為安撫使未行罷為環慶路都監與  
知環州張從古擅發兵襲敵不與部署叶謀又士卒有  
死傷者責授供奉官後為文思副使京西提點刑獄卒  
澥有清節居長安不仕與种放魏野遊多篇什酬唱濤

端拱二年進士歷殿中丞知襄城縣以政績聞賜緋魚  
歷鹽鐵判官累遷監察御史知虢州純及泌子緯皆至  
殿中丞

王嗣宗字希阮汾州人曾祖同節寶鼎令祖待價汾州  
防禦推官父夢證成州軍事判官嗣宗少力學自奮遊  
京師以文謁王祐頗見優待開寶八年登進士甲科補  
秦州司寇叅軍侍御史路冲知州事為政苛急盜賊羣  
起嗣宗乘間極言其闕失冲大怒繫嗣宗於獄又教無

賴民被罪者訟嗣宗治獄枉濫朝廷遣殿中丞王廷範  
按之具獲訟者誣罔狀嗣宗乃得釋太宗征河東嗣宗  
陳邊事召赴行在就大理寺丞通判睦州改右贊善大  
夫徙河州太宗遣武德卒潛察遠方事嗣宗械送京師  
因奏曰陛下不委任天下賢俊猥信此輩以為耳目臣  
竊不取太宗怒其橫遣使械嗣宗下吏削秩會赦復官  
尋以秘書丞通判澶州並河東西植樹萬株以固隄防  
上言本州權酤斗量校以省斗不及七升民犯私釀者

三石以上坐死有傷深峻臣恐諸道率如此制望詔自  
今並準省斗定罪從之入為三司開拆推官以左正言  
充河北轉運副使時邊境用兵崔翰為大將嗣宗每以  
苦言激其展効就賜緋魚太宗將議親征嗣宗上疏言  
契丹必不至之狀甚見嘉納改左司諫賜白金千兩入  
為度支判官改駕部員外郎妻病夜挾本司署門取藥  
為直官宋鎬所發坐罷職頃之出知興元府徙京西轉  
運使又移河北賜金紫貝州驍捷卒五十餘人謀竊發

嗣宗率吏悉擒之優詔嘉獎遷虞部郎中賜錢百萬至道初移河東轉運使以為政暴率聞徙知耀州又知同州加比部郎中淮南轉運使江浙荆湖發運使揚楚間有窄家神廟民有疾不餌藥但竭致祀以徼福嗣宗徹其廟選名方刻石州門自是民風稍變初漕運經泗州浮橋舟多覆壞嗣宗徙置城隅遂獲安濟又建議外任官奉薄貪猥者或致豐給廉謹者終嬰貧匱請以公田均賜之就改職方郎中咸平三年以漕運稱職就拜太

常少卿踰年以右諫議大夫充三司戶部使改鹽鐵使  
嘗與度支使梁鼎戶部使梁顥同對言曰國家經費甚  
繁賦入漸少加以冗食者衆尤為耗蠹所宜裁節若用  
度不足即復重擾於民矣况西北二邊未平有饋運之  
煩臣等會議事可省者願條列以聞從之明年將郊祀  
嗣宗因條上應奉諸物以及工作凡減雜物十萬六千  
省工九萬九千又言計省條奏事有可紀者望令判使  
一員撰錄送史館詔以三司務繁不當日有纂錄可逐

季錄送會罷三部使改左諫議大夫知通進銀臺司兼  
門下封駁事出知并州兼并代部署州境有卧龍王廟  
每窮冬闔境致祭值風雪寒甚老幼踣于道嗣宗亟毀  
之轉運使鄭文寶上其政績有詔褒美先是西邊市馬  
以給北邊戰士有瘠弱者即送闕下暑月道遠多死嗣  
宗建議以汾州地涼接樓煩諸監美水草請就牧放從  
之詔拜御史中丞大中祥符間真宗告謁太廟嗣宗立  
班失儀因自首真宗謂憲官當守禮法以其性麤略不



之責加兼工部侍郎權判吏部銓嗣宗剛果率易無所  
畏憚每進見極談時事或及人間細務頗輕險好進深  
詆叅知政事馮拯之短遂結宰相王旦弟旭使達意於  
旦以為助旦疾其醜行因力庇拯嗣宗大怒知制誥王  
曾從妹適孔冕家閨門不睦曾從東封至冕家啜茗中  
毒得良藥乃解事已暴露曾密疏方行大禮願罷推究  
宰相亦以冕先聖後將有褒擢乃隱其事嗣宗獨謂曾  
誣構冕懼反坐乃求寢息會愆雨嗣宗請對言孔冕為

王曾所訟儻朝旨鞠問加之鍛鍊則冕終負冤枉又侯  
德昭援赦叙緋年考未滿以欺詐得之非吏部令史自  
首亦無由知訟堂行首李永錫坐贓除名復引充舊職  
尋送銓授令錄真宗亟召王旦等詰之旦曰孔冕之罪  
朝議特為容隱不令按問誠非冤枉也德昭據吏部奏  
驗乃行制命及其首露即已追奪永錫先為縣吏坐為  
本部節度市羊不輸算除名及訟堂闕人李沆以其魁  
梧因選擬官復用為副行首在省祇事四年陳牒乞班

敘用因復送銓真宗曰止此乃致旱邪嗣宗理屈復以  
他辭侵旦旦不與抗乃已明年十月嗣宗復請對言去  
歲八月至今年十月不雨宿麥不登及秋兗鄆苦雨河  
溢害稼刑政有失致成災沴孔冕冤枉播在人口王曾  
尚居近班願示黜退以正朝典臣請露章以聞真宗語  
王旦等曰曾實無罪若嗣宗上章亦須裁處旦曰冕不  
善之迹甚衆但以宣聖之後不欲窮究謂其冤枉感傷  
和氣恐未近理趙安仁曰今若再行按問冕何能免罪

王欽若曰臣請審問嗣宗若再鞫冕不能自隱如何區處明日嗣宗復對且謝前言之失真宗亦優容之其强妄多此類將祀汾陰以永興重地思得大臣才兼文武者鎮之因謂宰相曰嗣宗嘗自言知武事可授廉車以當此任宜召問之嗣宗願奉詔即拜耀州觀察使知永興軍府真宗作詩賜之時种放得告歸山嗣宗逆於傳舍禮之甚厚放既醉稍倨嗣宗怒以語譏放放曰君以手搏得狀元耳何足道也初嗣宗就試講武殿搏趙昌

言帽擢首科故放及之嗣宗愧恨因上疏言所部兼并之家侵漁衆民凌暴孤寡凡十餘族而放為之首放弟姪無賴據林麓樵採周回二百餘里奪編氓厚利願以臣疏下放賜放終南田百畝徙放嵩山疏辭極于詬辱至目放為魑魅真宗方厚待放令徙居嵩陽避之四年邠寧陳興擅釋劫盜徙嗣宗知邠州兼邠寧環慶路都部署城東有靈應公廟傍有山穴羣狐處焉妖巫挾之為人禍福民甚信向水旱疾疫悉禱之民語為之諱狐

音前此長吏皆先謁廟然後視事嗣宗毀其廟燻其穴  
得數十狐盡殺之淫祀遂息徙知鎮州發邊肅姦賊肅  
坐貶嗣宗嘗言徙种放掘邠狐按邊肅為去三害居二  
歲召還授樞密副使檢校太保寇準為使嗣宗與之不  
叶累表解職授檢校太傅大同軍節度知許州嗣宗嘗  
游是州別墅在焉時人以為榮移知河南府天禧初改  
威德軍節度洛下訛言相驚徙知陝州再表請老且求  
入覲遣使召還郊祀改靜難軍節度既至闕下病足不

能朝謁乃求再知許州不復議休退寇準為相素惡之特命以左屯衛上將軍檢校太尉致仕表求面辭以足疾艱於拜起特免舞蹈許其子扶掖之對數刻賜錢百萬還許下準貶朝議以嗣宗藩輔舊臣特令月給奉五十千嗣宗尤睦宗族撫諸姪如己子著遺戒以訓子孫勿得拆居又令以孝經弓劍筆硯置墻中五年卒年七十八廢朝贈侍中謚曰景莊錄其子二人甥二人官嗣宗事三朝最為宿舊所至以嚴明御下尤傲狠務以醜

言凌挫羣類為中丞日常忿宋白郭贇邢昺七十不請  
老屢請真宗教其休致又遣親屬諷激之及嗣宗晚歲  
疾甚猶享厚祿徘徊不去嘗謂人曰僕惟此一事未能  
免物議衆皆嗤之嗣宗好為文而札尤甚奉祀之歲近  
臣皆為頌記宰相以嗣宗所撰不足發揮盛德慮為後  
所誚乃不許刻石所著有中陵子三十卷子堯臣內殿  
承制唐臣太子中舍從子舜臣供奉官閤門祗候禹臣  
太子中舍



李昌齡字天錫宋州楚丘人曾祖確膠水令祖譚邯鄲  
令父運太常卿昌齡太平興國三年舉進士大理評事  
通判合州歷將作監丞右贊善大夫通判銀州京城開  
金明池昌齡獻詩百韻太宗嘉之擢右拾遺直史館賜  
緋改右補闕出知滁州丁內艱起為淮南轉運使轉戶  
部員外郎知廣州廣有海舶之饒昌齡不能以廉自守  
淳化二年代還初運嘗典許州有第在城中昌齡包苴  
輜重悉留貯焉其至京城但藥物藥器而已會有言其

貪者太宗以為誣召賜金紫擢禮部郎中逾月為樞密直學士昌齡上言廣州市舶每歲商舶至官盡增價買之良苦相雜少利自今請擇其良者官如價給之苦者恣其賣勿禁雷化新白惠恩等州山林有羣象民能取其牙官禁不得賣自今宜令送官以半價償之有敢隱匿及私市與人者論如法詔皆從之是秋初置審刑院於禁中凡獄具上奏先申審刑院印付大理刑部斷覆以聞又下審刑中覆裁決以付中書當者行之否則宰

相聞以論決命昌齡知院事月餘又權判吏部流內銓  
數日授右諫議大夫充戶部使三年改度支使拜御史  
中丞下詔御史臺合行故事並條奏以聞獄無大小自  
中丞以下皆親臨鞫問不得專責所司李繼隆受命河  
朔征討不赴臺辭昌齡糾之遣吏追還罰奉又劾陝西  
轉運使鄭文寶生事邊境築城沙磧輕變禁法文寶坐  
貶湖外至道二年以本官叅知政事占謝便殿太宗謂  
曰中書政本當進用善良博詢衆議以正道臨之即怨

謗無由而生矣昌齡居位頗選悞無所建明真宗即位  
加戶部侍郎坐交結王繼恩貶忠武軍節度行軍司馬  
咸平二年起為殿中少監會詔羣臣言邊事昌齡求面  
陳事機不報王均之亂命知梓州知雜御史范正辭劾  
其廣舶宿犯亟代還知河陽丁外艱起復奉朝請以風  
恙求領小郡復得光州就改光祿卿疾不能治事轉運  
使以聞命守本官分司西京尋請致仕真宗曰昌齡素  
無清譽乃授祕書監遂其請大中祥符元年卒年七十

二廢朝錄子虞卿試將作監主簿昌齡兄昌圖至國子  
博士弟昌言至太子中舍昌言子晉卿仲卿耀卿並進  
士及第晉卿為祕書丞從子絃

絃字仲綱父克明仕至提點廣東刑獄絃進士及第試  
祕書省校書郎知歙縣地產黃金民輸以代賦後金竭  
責其賦如故絃奏罷之歷知於潛剡縣治有惠愛御史  
知雜呂夷簡薦之改著作佐郎監丹陽縣酒稅知靈池  
縣劉筠蔡齊舉為御史臺推直官拜監察御史時召成

都府樂工許朝天等補教坊絃言陛下即位尚未能顯  
巖穴之士而首召伶人非所以廣德美於天下朝天等  
遂罷歸遷殿中侍御史閣門使王遵度領皇城遣卒刺  
事告賈人有為契丹間諜者捕繫皇城司按劾命絃覆  
訊絃悉得其寃抵卒罪降遵度曹州兵馬都監判三司  
開拆司輔郡旱流星墜西南有聲會僧禳於文德殿絃  
奏曰文德殿布政朝會之正位每災異輒聚縉黃讚頌  
于其間何以示中外改鹽鐵判官歷梓州陝西河北路

轉運使遷侍御史建言西北久通好士習安佚不知戰陣之法宜擇良將練精卒去冗惰實倉廩豐財用為守禦備舉种世衡等數人及奏罷貢餘物遺近臣遷知雜事權同判流內銓為三司度支副使使契丹故事奉使者以皇城卒二人與偕察其舉措使者悉姑息以避中傷前此劉隨為所誣坐貶久未復紘使還具言其枉稍徙隨南京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遷刑部郎中遷同知通進銀臺司進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卒紘方

介有吏材篤於交游與劉顏為友顏死移任子恩官其子弟緯起家三班借職杜衍薦為閣門祗候鎮戎軍瓦亭砦都監積勞累遷至河北緣邊安撫副使韓琦薦知保州以左驥使榮州刺史知雄州治兵頗嚴不事厨傳數與宦者爭利害積公使錢貯米三千斛為常平倉奏下其法他州遷西上閣門使留再任卒子師中至天章閣待制

趙安仁字樂道河南洛陽人曾祖武唐虢州刺史父孚



字大信周顯德初舉進士調補開封尉乾德中為浦江令持父喪服闋攝永寧令會親征太原部送本邑糧饋民懷其惠列狀以聞即真授其任擢宗正丞開寶中初置衣庫令孚主之俄坐事連逮抵罪語見趙普傳太宗即位起為國子監丞知袁州還知開封府司錄叅軍事受詔與殿中侍御史柴成務供奉官葛彥恭殿直郭載行視黃河分南北岸按行復遙隄以紓湍決孚言治遙隄不如分水勢於是建議於澶滑二州立分水之制時

決河未平重惜民力而寢焉朝廷議行封禪乎上封禪  
頌召拜祕書丞賜緋魚受詔鞠開封獄得其非辜者即  
日授推官遷監察御史出知舒州改殿中侍御史雍熙  
中詔詢文武禦戎之策乎奏議曰臣愚以為不用干戈  
不勞飛輓為萬世之利者敢獻其說惟明主擇之古者  
兵交使在其間雖飛矢在上走驛在下蓋信義不可廢  
也昔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而有苗格又仲尼曰有  
能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只如并門一方歷代難取

聖襟英斷一舉成功當其逆城危於累卵生聚懷伏而  
陛下猶遣通事舍人薛文寶入城諭之日者北邊未賓  
全燕猶梗再興軍旅將復土疆臣竊計屯戍邊陲故非  
獲已暴露原野豈是願為欲望朝廷通達國信近鑒唐  
高祖之降禮遠法周古公之讓地聖人以百姓之心為  
心君子見幾而作諭以禍福示以恩威議定邊疆永息  
征戰養民事天濟時利物莫過於此臣又計彼雖嗜好  
不同然去危就安厭勞喜逸亦人情之所同也上嘉之

雍熙中廷策貢士而安仁預為考會賜金紫因顧安仁

問孚年幾安仁曰臣父年六十二上曰孚名士也亟召

對亦賜金紫明年卒安仁生而穎悟幼時執筆能大字

十三通經傳大旨早以文藝稱趙普沈倫李昉石熙載

咸推獎之雍熙二年登進士第補梓州榷鹽院判官以

親老弗果往會國子監刻五經正義板本以安仁善措

隸遂奏留書之歷大理評事光祿寺丞召試翰林以著

作佐郎直集賢院賜緋時王侯內戚家多以銘誄為託

太宗製九絃琴五絃阮時多獻賦頌上嘉文物之盛悉  
閱覽訂其工拙時稱安仁李諤楊億辭雅贍召詣中書  
獎諭翌日改遷太常丞真宗即位拜右正言預重修太  
祖實錄上出師大名安仁上疏曰臣以為有急務者三  
大要者五急務三者其一激勵戎臣舉勸懲之典其二  
振救邊民行優恤之惠其三車駕還京重神武之威大  
要五者其一選將略其二持兵勢其三求軍謀其四修  
軍政其五愛民力咸平三年同知貢舉未幾知制誥副

夏侯嶠巡撫江南還知審刑院嘗有將校笞所部卒死  
罪議大辟安仁以軍中之令非嚴不整遂獲免死繼判  
尚書刑部兼制置羣牧使同知三班審官院景德初翰  
林學士梁顥召對詢及當世臺閣人物上稱安仁文行  
尋顥卒即以安仁為工部員外郎充翰林學士初孚極  
陳和好之利至是安仁從幸澶州會北邊請盟首命安  
仁撰答書又獨記太祖時聘問書式遼使韓杞至首命  
接伴凡覲見儀制多所裁定館舍夕飲杞舉橙子曰此

果嘗見高麗貢安仁曰橙橘產吳楚朝廷職方掌天下

圖經凡他國所產靡不知也今給事中呂祐之嘗使高

麗未聞有橙柚杞失於誇誕有愧色杞既受襲衣之賜

且以長為解將辭復左袵安仁曰君將升殿受還書天

顏咫尺如不衣所賜之衣可乎杞乃服以入及姚東之

至又命安仁接伴東之談次頗矜兵強戰勝安仁曰老

氏云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勝而不美

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不得志於天下東之

自是不敢復言王繼忠將兵陷沒不能死節而反事之  
東之屢稱其材安仁曰繼忠早事藩邸聞其稍謹不知  
其他其敏於酬對切中事機類如此時論翕然稱其得  
體上益器之自是有意柄用安仁又集和好以來事宜  
及采古事作戴斗懷柔錄三卷以獻二年春又與晁迥  
等同知貢舉三年以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俄修國史  
大中祥符初議封禪與王欽若並為泰山經制度置使  
判兗州禮畢優拜工部侍郎內外書詔有切要者必經



其裁進秩刑部五年以兵部侍郎仍兼修史奉祠又同知禮儀院八年知貢舉三典春闈擇士平允是故獨無譏誚上再賜詩嘉之尋知兼宗正卿舊制宮闈令凡有議奏與寺連署上以安仁舊德俾知寺以次列狀取裁寺掌玉牒屬籍梁周翰始創其制而未備安仁重加詳定又為仙源積慶圖皆統例精簡奏置修玉牒官事具職官志國史成遷右丞是夏又為景靈宮副使屢得對言事嘗奏曰方今治定功成固軼前代陛下尚親庶政

旰食忘倦然而君臨之大所宜分飭有司為式於天下  
遂詔諸司掌常務有條例者毋或奏稟天禧二年改御  
史中丞請給御寶印歷書三院御史彈糾事五月暴疾  
卒年六十一廢朝贈吏部尚書諡文定以其子溫瑜為  
大理寺丞良規為奉禮郎承裕為正字安仁質直純慤  
無所矯飾寬恕謙退與物無競雖家人僕使未嘗見其  
喜愠女弟適董氏早寡取歸給養其甥董靈運尚幼躬  
自訓導為畢婚娶幼少與宋元輿同學元輿門地貴盛

待安仁甚厚元輿蚤卒家緒寢替安仁屢以金帛濟之  
善訓諸子各授一經尤嗜讀書所得祿賜多以購書雖  
至顯寵簡儉若平素時閱典籍手自讎校三館舊闕虞  
世南北堂書鈔惟安仁家有本真宗命內侍取之嘉其  
好古手詔褒美尤知典故凡近世典章人物之盛悉能  
記之喜誨誘後進成其聲名當世推重之有集五十卷  
溫瑜後為國子博士

良規字元甫父安仁奏為祕書省正字同判太常寺張

知白薦之召試賜進士及第用王曙舉擢集賢校理兼宗正丞預修會要坐宗正吏盜太廟神御物出通判蘄州徙河南府知秦滌二州歷京西陝西路提點刑獄荆湖南路轉運使奏罷馬氏時所賦丁口米數萬石權判三司開拆司度支勾院直集賢院知廬州積官至光祿卿罷職初與張憲掌禹錫齊廓張子思並為太常少卿兼館職當進諫議大夫而執政靳之止遷卿故事卿不兼職故皆罷未幾皆還之改直祕閣同判宗正事遷祕

書監知同陝相二州陝歲饑百姓請闕殘稅三分為官  
伐艾以給河埽或以為須報乃可行良規曰若爾無及  
矣檄縣遂行而以擅命自劾進太子賓客權判殿中省  
遷尚書工部侍郎判本部知濠州卒良規所至州郡為  
政不甚力然善委任佐屬祿賜多分贍族人餘皆輸之  
酒家子君錫

君錫字無愧性至孝母亡事父良規不違左右夜則寢  
於傍凡衾裯薄厚衣服寒溫藥石精粗飲食肯否擲髮

翦爪整冠結帶如內則所載者無不親之及登進士第以親故不願仕良規每出必扶掖上下至雜立僕御中嘗從謁文彥博彥博異其容止問而知之語諸子令視以為法良規沒調知武強縣從韓琦大名幕府彥博及吳充在樞筦更薦之為檢詳吏房文字徙知大宗正丞加祕閣校理改宗正丞時增諸宗院講書教授官而逐院自備緡錢為月餽貧者或不能以時致宗師輒移文督取君錫言國家養天下士於太學尚不較其費安有

教育宗室令自行束修之理詔悉從官給歷開封府推

官元祐初遷司勳右司郎中太常少卿擢給事中論蔡

確章惇有罪不宜復職大河不可輕議東回請亟罷修

河司以省邦費寬民力蘓軾出知杭州君錫言軾之文

追攀六經蹈藉班馬知無不言壬人畏憚為之消縮公

論倚重隱如長城今飄然去國邪黨必謂朝廷稍厭直

臣且將乘隙復進實係消長之機不若留之在朝用其

善言則天下蒙福聽其謹論則聖心開益行其詔令則

四方風動為利博矣進刑部侍郎樞密都承旨拜御史  
中丞即上疏勸哲宗親講學廣諮問為躬政之漸君錫  
素有志行後隨人低昂無大建明初稱蘇軾之賢遇賈  
易劾軾題詩怨謗即繼言軾負息懷逆無禮先帝願亟  
正其罪宣仁后覽之不悅曰君錫全無執守復以吏部  
侍郎天章閣待制知鄭陳澶三州河南府徙應天因清  
明出郊具奠謁杜衍張昇張方平趙槩王堯臣蔡抗蔡  
挺之瑩邀七家子孫陪祭於側時人傳其風義紹聖中



貶少府少監分司南京卒年七十二紹興六年贈徽猷閣直學士

陳彭年字永年撫州南城人父省躬鹿邑令彭年幼好學母惟一子愛之禁其夜讀書彭年篝燈密室不令母知年十三著皇綱論萬餘言為江左名輩所賞唐主李煜聞之召入宮令子仲宣與之遊金陵平彭年師事徐鉉為文太平興國中舉進士在場屋間頗有雋名嘗因京城大酺跨驢出游構賦自東華門至闕前已口占數

千言然佻薄好嘲咏頗為宋白所黜雍熙二年始中第  
調江陵府司理叅軍因監決死囚怖之換江陵主簿歷  
澧懷二州推官在懷深為知州喬惟岳倚任會樊知古  
為河北轉運以親嫌徙澤州丁內艱免御史中丞王化  
基薦其才改衛尉寺丞遷祕書郎為大理寺詳斷官坐  
事出監湖州鹽稅尋又停官彭年素貧窶居喪免職賴  
僕人傭販以濟真宗即位復為祕書郎喬惟岳刺史海  
州及知蘇壽二州並表彭年通判州事咸平三年屢上

疏言事召試學士院遷祕書丞知閬州未行改金州四年上疏曰夫事有雖小而可以建大功理有雖近而可以為遠計者其事有五一日置諫官二曰擇法吏三曰簡格令四曰省冗員五曰行公舉此五者實經世之要道致治之坦途也會詔舉賢良方正翰林學士朱昂以彭年聞召之辭以貧乏請終秩景德初代還直祕閣杜鎬刁衍薦其該博命直史館兼崇文院檢討又代潘慎修起居注賜緋魚獻大寶箴曰二儀之內最靈者人生

民之中至大者君民既可畏天亦無親所輔者德所歸者仁恭己御下輝光益新載籍斯在謀猷備陳內綏萬姓外撫百蠻治亂所始言動之間觀之則易處之甚難由是先哲喻彼投艱苟能慮末乃可防閑審求逆耳無惡犯顏既庶而富教化乃施慈儉之政富庶之基鰥寡孤獨人之所悲發號施令宜先及之黃髮鮐背心實多知左右侍從何尚於茲瞻言百辟咸伏天工儻無虛授可建大中克彰慎柬惟藉至公知人則哲聽德則聰才

固難備道亦少同葑菲罔捨杞梓乃充不扶自直惟蓬  
在麻非揀莫見惟金在沙叅備顧問必辨忠邪獻替以  
正裨益無涯自匿草澤亦有國華訪此髦士可拒朋家  
三章之立庶民作程欽哉恤哉可以措刑七代之建姦  
孽是平本仁本義可以弭兵是為齊禮亦曰好生有教  
無類自誠而明宗廟社稷饗之以恭宮室苑囿誠之在  
豐春蒐秋獮不廢三農擊石拊石用格神宗使人以悅  
乃克成功治國以政罔或不從濟濟多士用之有光硜

硜小器謀之弗臧忠言致益豈讓膏粱六藝為樂寧後  
笙簧任賢勿貳堯所以昌改過不吝湯所以王六合至  
廣萬彙攸多風俗靡一嗜欲相摩如馭朽索若防決河  
左契斯執六轡遂和導之以德民免嬰羅不懈于位俗  
乃偃戈先王之訓罔不咸然吾君之治亦取斯焉小心  
翼翼終日乾乾三靈降鑒百祿無愆由茲率土永戴先  
天巍巍洪業億萬斯年頌之預修冊府元龜三年遷右  
正言充龍圖閣待制賜金紫先是詔諫官御史舉職言

事唯彭年與侍御史賈翹數有章奏建白彈射真宗令  
中書置籍記之加刑部員外郎與晁迥同知貢舉請令  
有司詳定考試條式真宗因命彭年與戚綸參定多革  
舊制專務防閑其所取者不復揀擇文行止較一日之  
藝雖杜絕請託然真甲等者或非宿名之士大中祥符  
中議建封禪彭年預詳定儀注上言辨正包茅之用禮  
成進秩工部郎中加集賢殿修撰三年改兵部郎中龍  
圖閣直學士遷右諫議大夫兼祕書監詔就賜食廳編

次太宗御集賜勲上柱國嘗因奏對真宗謂之曰儒術  
汙隆其應實大國家崇替何莫由斯故秦衰則經籍道  
息漢盛則學校興行其後命歷迭改而風教一揆有唐  
文物最盛朱梁而下王風寢微太祖太宗丕變弊俗崇  
尚斯文朕獲紹先業謹導聖訓禮樂交舉儒術化成實  
二后垂裕之所致也又君之難由乎聽受臣之不易在  
乎忠直其君以寬大接下臣以誠明奉上君臣之心皆  
歸於正直道而行至公相遇此天下之達理先王之成



憲猶指諸掌孰謂難哉彭年曰陛下聖言精詣足使天下知訓伏願躬演睿思著之篇翰真宗為製崇儒術為君難為臣不易二論示之彭年復請示輔臣刻石國子監焉六年召入翰林充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同修國史彭年嘗謁王旦旦辭不見翌日見向敏中敏中以彭年所上文字示旦旦瞑目不覽曰是不過興建符瑞圖進取耳真宗奉祀亳州太清宮丁謂為經度制置使以彭年副之又與謂同知禮儀院禮成加給事中時謂懇讓

進秩彭年亦辭之不許又為天書同刻玉副使國史成  
遷工部侍郎九年拜刑部侍郎叅知政事判禮儀院充  
會靈觀使天禧大禮為天書儀衛副使又為叅詳儀制  
奉寶冊使正月九日侍真宗朝天書將詣太廟退就中  
書閣中如廁眩仆肩輿還家遣中使挾醫診療旦夕存  
問進兵部侍郎表求罷奉不許二月卒年五十七真宗  
親臨涕泗久之又覩所居陋敝歎息數四廢朝贈右僕  
射謚曰文僖錄子佺期大理寺丞孫彥先太常寺奉禮

郎真宗前後賜彭年御製歌詩凡六篇彭年妻入謁出  
彭年像示之錫賚甚厚彭年性敏給博聞強記慕唐四  
子為文體制繁靡貴至通顯奉養無異貧約所得奉賜  
惟市書籍大中祥符間附王欽若丁謂朝廷典禮無不  
叅預其儀制沿革刑名之學皆所詳練若前世所未有  
必推引依據以成就之故時政大小日有諮訪應答該  
辯一無凝滯皆與真宗意諧及升內閣李宗諤楊億皆  
在後宗諤卒億病退而彭年專任矣事務既叢形神皆

耗遂舉止失措顛倒冠服家人有不記其名者奉詔同編景德朝陵地里封禪汾陰三記閣門客省御史臺儀制又受詔編御集及宸章集歷代婦人文集所著文集百卷唐紀四十卷

論曰楊礪遭遇龍飛致位崇顯自以夢協其兆而忠言善政一無可述惟棄官侍母不以科名自伐蓋有取焉宋湜懿文多識名動人主至與李沆同命雖去沆遠甚然樂善好施士類歸之亦可尚也王嗣宗治家能睦為

政可稱所致立徹淫祀亦人之所難至於剛愎少文謀  
害王旦王曾與寇準相忤其餘不足觀也矣李昌齡累  
更劇任遂偕大用黨邪徇貨遂貽終身之玷良可醜也  
趙安仁言事切中時弊及答契丹書不失祖宗規式又  
能以凶器之言折敵不使矜戰可謂才辯之臣矣其孫  
君錫於元祐反正論格蔡確章惇復官之命庶幾無忝  
所生陳彭年以辭藻被遇上表獻箴詳練儀制若可嘉  
尚乃附王欽若丁謂溺志爵祿甘為小人之歸豈不重

可嘆也哉



宋史卷二百八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 臣 陳 墉

謄錄監生 臣 浦 焞

謄錄監生 臣 楊愈柳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二百八十九

詳校官編修<sub>臣</sub>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百十六

史部

宋史卷二百八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傳第四十七

任中正 弟中師

周起

程琳

姜遵

范雍 孫子奇  
曾孫坦

趙稹

任布

高若訥

孫沔

任中正字慶之曹州濟陰人父載右拾遺中正進士及



第為池州推官歷大理評事通判邵州改大府寺丞通判濮州以翰林學士錢若水薦遷秘書省著作佐郎通判大名府轉運使陳緯徙陝西舉中正自代太宗曰朕自知之召為秘書丞江南轉運副使中正軀幹頗長帝擇大笏命內臣取緋衣之長者賜之至部歲大稔民出租賦平糴皆盈羨發運使王子輿欲悉調餉京師中正曰東南歲輸五百餘萬而江南所出過半今歲有餘或歲少歉則數不登惠及吾民矣乃止擢監察御史兩浙

轉運使民饑中正不俟詔發官廩振之按普州盛梁獄  
論如法遷殿中侍御史判三司憑由司既而有與梁善  
者密中之出為荆湖轉運使遷左司諫直史館知梓州  
擢樞密直學士代張詠知益州在郡五載遵詠條教蜀  
人便之知審刑院出知并州遷給事中權知開封府大  
中祥符九年拜尚書工部侍郎樞密副使馬知節知密  
院改同知院事明年曹利用為樞密使復為副使再進  
兵部侍郎叅知政事仁宗在東宮時以右丞兼賓客遷

工部尚書帝既即位乃拜兵部尚書中正素與丁謂善  
謂且貶左右莫敢言者中正獨營救謂降太子賓客知  
鄆州中正弟尚書兵部員外郎判三司鹽鐵勾院中行  
右正言中師皆坐貶頃之以母老徙曹州遷禮部尚書  
卒贈尚書左僕射謚康懿初中正母入謁禁中與陳彭  
年王曾張知白妻同見真宗命中正母為班首且賜坐  
中正事親孝平居簡素而飲食極豐美

中師字祖聖進士及第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平陸縣真

宗將祀汾陰命陳堯叟判河中府以經制祀事辟掌牋  
奏累遷著作佐郎歷知千乘襄邑縣改秘書丞以張知  
白薦遂為右正言中正貶中師亦降太常博士監宿州  
酒稅未幾通判應天府曹利用辟為羣牧判官徙知滑  
州入為開封府判官累遷尚書度支郎中直史館知澶  
州以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視事之明日吏白故  
事當謁諸祠廟而解有淫祠中師遽命撤去之兼市舶  
使市舶置使自此始還為諫議大夫判尚書刑部加集

賢院學士再知澶州未行進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許  
便宜從事改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先是轉運使韓瀆急  
於籠利自薪芻蔬果之屬皆有筭而中師盡奏蠲之康  
定中任布守河陽數上書論事帝欲用之呂夷簡薦中  
師才不在任布下遂並召為樞密副使明年建北京令  
中師領修建進給事中宣撫河東不行求補郡以尚書  
禮部侍郎資政殿學士知永興軍求內徙得知陳州踰  
年上書言臣老矣家本曹人願得守曹遂以知曹州改

戶部侍郎明年請老拜太子少傅致仕進少師卒贈太子太傅謚安惠中師性樂易平居自奉甚儉約晚知養生之術號大塊翁

周起字萬卿淄州鄒平人生而豐下父意異之曰此兒必起吾門因名起幼敏惠如成人意知衛州坐事削官起才十三詣京師訟父寃父迺得復故官舉進士授將作監丞通判齊州擢著作佐郎直史館累遷戶部度支判官真宗北征領隨軍糧草事以右正言知制誥權判



吏部流內銓尋為東京留守判官判登聞鼓院封泰山  
攝御史中丞考制度副使所過得採訪官吏能否及民  
利病以聞東封還近臣率頌功德起獨以居安為戒進  
金部員外郎判集賢院初置糾察刑獄司因命起起迺  
請諸已決而事有所枉及官吏非理榜掠者並聽受訴  
從之擢樞密直學士權知開封府起聽斷明審舉無留  
事真宗嘗臨幸問勞起請曰陛下昔龍潛於此請避正  
寢居西廡詔從之名其堂曰繼照起嘗奏事殿中適仁

宗始生帝曰卿知朕喜乎宜賀我有子矣即入禁中懷  
金錢出探以賜起改勾當三班院兼判登聞檢院從祀  
汾陰留權知河中府徙永興天雄軍所至有風烈數賜  
書褒諭三遷右諫議大夫知并州拜給事中同知樞密  
院事進禮部侍郎為樞密副使嘗與寇準過同列曹瑋  
家飲酒既而客多引去者獨起與寇準盡醉夜漏上乃  
歸明日入見引咎伏謝真宗笑曰天下無事大臣相與  
飲酒何過之有起素善寇準準且貶起亦罷為戶部郎

中知青州又降太常少卿知光州稍遷秘書監徙揚杭  
二州又徙應天府復為禮部侍郎判登聞鼓院以疾請  
知潁州徙陳州汝州卒贈禮部尚書謚安惠起性周密  
凡奏事及答禁中語隨輒焚草故其言外人無知者家  
藏書至萬餘卷起能書弟超亦能書集古今人書并所  
更體法為書苑十卷累官主客郎中起子延荷以孝友  
聞官殿中丞延雋頗雅厚官太常少卿

程琳字天球永寧軍博野人舉服勤辭學科補泰寧軍

節度推官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壽陽縣監左藏庫召  
試直集賢院改太常博士權三司戶部判官契丹館伴  
使契丹使者謂琳曰先皇帝嘗通使承天太后獨無使  
何也琳曰南北兄弟也先皇帝視承天猶從母故無嫌  
今皇太后迺嫂也禮不通問契丹使者語屈後修真宗  
實錄而大中祥符以來起居注闕琳追述上之遂修起  
居注提舉在京諸司庫務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權三  
司使范雍使契丹命琳發遣三司使太倉贍軍粟陳腐

不可食歲且饑琳盡發以貸民凡六十萬斛饑民賴以

全活而軍得善粟鹽鐵官任布請鑄大錢一當十度支

判官許申請以銅鐵雜鑄下其議琳曰第五琦用大錢

法卒不可行乞令申試之鑄卒不就契丹遣蕭蘊杜防

來蘊出位圖示琳曰中國使者坐殿上高位今我位乃

下請升之琳曰此真宗所定不可易防曰大國之卿可

以當小國之君琳曰南北雖兩朝無大小之異卿嘗坐

我殿上我顧小國耶防無以對宰相將許之琳曰許其

小必啟其大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宰相張知白  
尤器之當除命喜曰不辱吾筆矣時歲饑上疏請罷諸  
土木營造蠲被災郡縣租賦改樞密直學士知益州上  
元張燈州人夜聚遊嬉琳戒曰有火則隨救之母白也  
已而果有火終宴人無知者或告振武軍變琳曰軍中  
動靜我自知之苟有謀不待告也遷給事中權知開封  
府王蒙正子齊雄捶老卒死貨妻子使以病告琳察其  
色辭異令有司驗得捶死狀蒙正連姻章獻太后家太

后謂琳曰齊雄非殺人者乃其奴嘗捶之琳曰奴無自專理且使令與已犯同太后嘿然遂論如法外戚吳氏離其夫而挈其女歸夫訴於府琳命還女吳氏曰已納宮中矣琳請於帝曰臣恐天下人有竊議陛下奪人妻女者帝亟命出之笞而歸其妻遷工部侍郎龍圖閣學士復為御史中丞不拜以翰林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再知開封府改三司使出納尤謹禁中有所取輒奏罷之內侍言琳專琳曰三司財賦皆朝廷有也臣為陛

下惜於臣何有帝然之或請併天下農田稅物名者琳曰合而為一易於勾校可也後有興利之臣復用舊名增之是重困民無已時也再遷吏部侍郎遂叅知政事遷尚書左丞時元昊反猶遣使來朝衆請按誅之琳曰遣使常事也殺之不祥後使者益驕橫大臣患之琳曰始不殺無罪也今既驕橫可暴其惡誅之國法也又何患耶又議重賄唘廝囉使討賊得地即與之琳曰使唘廝囉得地是復生一元昊矣不若用間使二羌勢不合



中國利也故樞密副使張遜第在武成坊其曾孫偕才七歲宗室女生也貧不自給乳媪擅出券鬻第琳欲得之使開封府吏密諭媪以偕幼宜得御寶許鬻乃售乳媪以宗室女故入宮見章惠太后既得御寶琳乃市取之又令吏市材木買婦女已而吏以贓敗御史按劾得狀降光祿卿知潁州頃之為戶部侍郎尋復吏部知天雄軍又以左丞為資政殿學士及建天雄軍為北京內侍皇甫繼明主營宮室欲侈大以要賞琳以為方事邊

陞又事土木以困民不可既而繼明數有論奏帝遣御史魚周詢按視遂罷繼明命琳獨主之遷工部尚書加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改武昌軍節度使知永興軍陝西安撫使以宣徽北院使判延州仍為陝西安撫使元昊死諒祚立方幼三大將分治其國議者謂可因此時以節度使啖三將使各有所部分以弱其勢可不戰而屈矣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人不如因而撫之議者惜其失幾既而遣使冊命夏人方圍慶陽琳曰彼若貪

此可緩慶州之難矣具禮幣賜予之數移報之果喜即日迎冊使慶陽之圍亦解嘗獲戎首不殺戒遣之夏人亦相告毋捕漢民久之以五百戶驅牛羊扣邊請降且言契丹兵至衙頭矣國中亂願自歸琳曰彼詐也契丹至帳下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者間聞夏人方捕叛者此其是邪不然誘我也拒不受已而賊果以騎三萬臨境上以捕降者為辭琳諜知之閉壁倒旗戒諸將勿動賊疑有備遂引去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

琳持重不擾前後守魏十年度要害繕壁壘增守禦備  
植雜木數萬曰異時樓櫓之具可不出於民矣人愛之  
為立生祠改武勝軍又換鎮安軍節度使上書曰臣雖  
老尚能為國守邊未報得疾卒贈中書令謚文簡琳為  
人敏厲深嚴長於政事辨議一出不肯下人然性嗇於  
財而厚自奉養章獻太后時嘗上武后臨朝圖人以此  
薄之

姜遵字從式淄州長山人進士及第為蓬萊尉就辟登

州司理叅軍開封府右軍巡判官有疑獄將抵死遵辨  
出之遷太常博士王曾薦為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開  
封府判官知吉州高惠連與遵有隙發遵在廬陵時賊  
事按驗無狀猶降通判延州復入為侍御史判戶部勾  
院利州路饑以遵為體量安撫遷知邢州仁宗即位徙  
滑州為京東轉運使徙京西未幾以刑部郎中兼侍御  
史知雜事建言三司開封府日接賓客廢事有詔禁止  
歷三司副使再遷右諫議大夫知永興軍奏罷咸陽富

民元氏歲貢黎召拜樞密副使遷給事中卒贈吏部侍郎  
郎遵長於吏事為治尚嚴猛所誅殘者甚衆在永興太  
后嘗詔營浮屠遵毀漢唐碑碣代磚甃既成得召用

范雍字伯純世家太原曾祖仁恕仕蜀為宰相祖從龜  
刑部侍郎入朝改右屯衛將軍後葬河南遂為河南人  
雍中進士第為洛陽縣主簿累官殿中丞知端州遷太  
常博士寇準辟為河南通判還判三司開拆司河決滑  
州選為京東轉運副使歷河北陝西轉運使入為三司

戶部副使又徙度支以尚書工部郎中為龍圖閣待制  
陝西都轉運使還提舉諸司庫務勾當三班院環原州  
屬羌擾邊以雍為安撫使建言屬羌因罪罰羊者舊輸  
錢而比年責使出羊羌人頗以為患請輸錢如舊罪輕  
者以漢法贖金從之遷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雍在京  
東時平滑州水患以勞加龍圖閣直學士明年拜樞密  
副使丁母憂起復遷給事中玉清昭應宮災章獻太后  
泣對大臣曰先帝竭力成此宮一夕延燎幾盡惟一二

小殿存爾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也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為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畏天戒也時王曾亦止之遂詔勿葺遷尚書禮部侍郎太后崩罷為戶部侍郎知陝州改永興軍是歲饑疫關中為甚雍為振恤以疾請近郡遂知河陽進吏部侍郎徙應天府又改河南府進資政殿學士陳安邊六事又請於天雄軍聚甲兵以備河北於永興軍河中府益募土兵以備陝西即涇原環慶有警河中



援之既而元昊反拜振武軍節度使知延州因言延州最當賊衝地濶而砦柵疎近者百里遠者二百里土兵寡弱又無宿將為用而賊出入於此請益師不報元昊先遣人通款於雍雍信之不設備一日引兵數萬破金明砦乘勝至城下會大將石元孫領兵出境守城者纔數百人雍召劉平於慶州平帥師來援合元孫兵與賊夜戰三川口大敗平元孫皆為賊所執雍閉門堅守會夜大雪賊解去城得不陷左遷戶部侍郎知安州居一

歲復吏部侍郎知河中府又為資政殿學士知永興軍

兼轉運司事遷尚書左丞加大學士初完永興城或言

其非便詔止其役雍匿詔而趣成之明年賊犯定川邠

岐之間皆恐而永興獨不憂寇復徙河南府又遷禮部

尚書卒贈太子太師謚忠獻雍為治尚恕好謀而少成

在陝西嘗請於商號置監鑄鐵錢後不可行又括諸路

牛以興營田亦隨廢頗知人喜薦士後多至公卿者狄

青為小校時坐法當斬雍貸之子宗傑為兵部員外郎

直史館歷陝西轉運使先雍卒宗傑子子奇

子奇字中濟階祖雍廕簽書并州判官以唐介薦神宗  
賜對提舉修在京倉三司使又薦按覆營繕匠吏積為  
欺隱懼罪造飛語間之神宗遣大閹張茂則察其無私  
勞之曰為吏當如是無恤人言授戶部判官為湖南轉  
運副使建言梅山蠻恃險為邊患宜拓取之後章惇開  
五溪議由此起入判將作監使於遼導者改路回遠子  
奇謂曰此去雲中有直道旬日可至何為出此導者又

欲沮子竒下馬館門外子竒曰異時於中門下馬今何以輒易導者計屈歷河東陝西河北京東四路轉運使工部左司二郎中加直龍圖閣使河北諸郡猶權鹽奏罷之元祐初為將作監司農卿復使陝西以病解起知鄭州加集賢殿修撰知河陽召權戶部侍郎刑酒戶竒禁及奴婢告主給賞法未幾出知慶州廣儲蓄繕城柵嚴守備羈黠羌推誠待下人樂為用入為吏部侍郎以待制致仕卒年六十三子坦

坦字伯履以父任為開封府推官金部員外郎大理少卿改左司員外郎押伴夏國使應對合旨賜進士第權起居舍人使於遼復命具語錄以獻徽宗覽而善之付鴻臚令後奉使者視為式遷殿中監知開封府再命使遼時興邊議非時遣使以觀釁坦以不宜始禍辭其行徽宗怒責舒州團練副使稍復集賢殿修撰知江寧府洪揚二州召為戶部侍郎論當十及夾錫錢之弊以便親請外知河陽入辭徽宗曰夾錫錢之害甚於當十宜

速正之為一道率坦至即奏罷之政和初復為戶部遂改當十錢為當三罷淮鹽入東北鬻諸州公田以實常平又上疏言戶部歲入有限用則無窮今節度使八十員留後至刺史數千員自非軍功得之宜減其半奉及他工技末作一切裁損時以為當時張商英為相坦多與之合及商英去言者論坦助為匱竭之說以搖衆聽又言坦建議鬻田改常平法廢元符令及罷夾錫錢之罪貶黃州團練副使安置韶州以赦復徽猷閣待制卒

年六十二

趙稹字表微其先單父人後徙宣城為人誠質寬厚少好學吳大府卿田霖退居郡中名有風鑒故以女妻稹擢進士第歷平定軍判官台州推官改大理寺丞知崑山縣通判楚州遷殿中丞知通州召還同判宗正寺樞密直學士李濬薦為監察御史再遷侍御史判登聞鼓院開封府判官徙三司開拆憑由司帝祀汾陰為留守推官遷尚書兵部員外郎益州路轉運使真宗諭曰蜀

遠而數亂其利害朕所欲聞卿至悉條上之祇附常奏

毋著姓名稹至數言部中事至一日章數上蒲江縣捕  
劫盜不得反逮繫平民楚掠誣服稹適行部意其寃馳  
入縣獄問得狀悉縱之遷工部郎中召為侍御史知雜  
事同判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慎從吉知開封府  
其子鈞銳受賕事連錢惟演稹與王曾白其姦狀從吉  
坐免惟演亦罷去改三司鹽鐵副使擢右諫議大夫集  
賢院學士知益州度支市錦六千匹召工計歲織裁千



餘足止以歲所織數上供久之或言稹不達民情喜尊  
大降知同州徙鳳翔京兆府三遷工部侍郎復糾察在  
京刑獄加樞密直學士知并州代還遷刑部侍郎天聖  
八年擢樞密副使遷吏部侍郎時權出宮掖稹厚結劉  
美人家婢以故致位政府命未出人馳告稹稹問曰東  
頭西頭蓋意在中書也聞者皆以為笑章獻太后崩罷  
為尚書左丞知河中府遷禮部尚書既病乞骸骨拜太  
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謚僖質

任布字應之河南人後唐宰相圜四世孫也力學家貧嘗從人借書以讀進士及第補安肅軍判官輒刺問虜中事上疏請飭邊備仍奏河北利害後契丹至澶淵真宗識其名特改大理寺丞知安陽縣通判嘉州還知開封府司錄事通判大名府初置提點刑獄選布領荆湖南路入權三司鹽鐵判官判度支勾院京城東南有泉涌出為築祚源觀男女徒跣奔走瞻拜布論之曰明朝不宜以神恠銜愚俗遂忤宰相意又與徐奭麻溫其試

開封府進士而爽潛發封卷視之降監鄧州稅徒知宿州時越州守闕寇準曰越州有職分田歲入且厚今爭者頗衆非廉士莫可予乃徙布越州有祖訟其孫者醉酒詈我已而自悔哭於庭曰我老無子賴此孫以為命也布聞知貸其死上書自刻朝廷亦不之責寇準貶布亦徙建州累遷尚書職方員外郎丁謂既逐稍用為白波發運使歲餘判三司開拆司出為梓州路轉運使富順監鹽井歲久鹵薄而課存主者至破產或鬻子孫不

能償布奏除之遷祠部郎中權戶部判官擢江淮制置  
發運使前使者多聚山海珍異之物以餉權要布一切  
罷去召為三司度支副使奉使契丹還加直史館知荆  
南為鹽鐵副使命管伴契丹使歷兵部刑部郎中拜右  
諫議大夫知真定府或欲省河北兵布言契丹西夏方  
窺伺中國備未可弛也築甬道屬滹沱河跨絕泥潦徙  
滑州改天雄軍遷給事中集賢院學士知許州未幾為  
龍圖閣直學士徙澶州黃德和誣劉平降賊欲收平家

布力言平非降賊者復徙真定又徙河南府未至召為  
樞密副使布純約自守及秉政無所建明子遜嘗上書  
詆大臣及布皆為不才御史魚周詢因奏疏曰布不才  
其子能知之乃以尚書工部侍郎罷知河陽議者以周  
詢引遜語逐其父為不知體改蔡州授太子少保致仕  
進少傅皇祐間詔陪祠明堂稱疾不赴賜一子進士出  
身遷少師始布歸洛中作五知堂謂知恩知道知命知  
足知幸也卒贈太子太傅謚恭惠子達性亦恬遠尚釋

氏學歷官為司封郎中

高若訥字敏之本并州榆次人徙家衛州進士及第補彰德軍節度推官改秘書省著作佐郎再遷太常博士知商河縣縣有職分田而牛與種皆假於民若訥獨廢不耕御史知雜楊偕薦為監察御史裏行遷尚書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改左司諫同管勾國子監遷起居舍人知諫院時范仲淹坐言事奪職知睦州余靖尹洙論救仲淹相繼貶斥歐陽修乃移書責若訥曰仲

淹剛正通古今班行中無比以非辜逐君為諫官不能  
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廷是不復知人間有羞  
耻事耶今而後決知足下非君子若訥忿以其書奏貶  
修夷陵令未幾加直史館以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  
雜事王蒙正知蔡州若訥言蒙正起裨販因緣戚里得  
官向徙郴州物論猶不平今予之大州可乎詔寢其命  
大慶殿設祈福道場若訥奏曰大慶殿非行禮不御非  
法服不坐國之路寢也豈可聚老釋為瀆慢閭文應為

入內都知若訥言其肆橫不法請出之遂出文應為相  
州兵馬鈐轄又奏三公坐而論道今二府對纜數刻何  
以盡萬幾宜賜坐從容如唐延英故事擢天章閣待制  
知永興軍留判吏部流內銓出為河東路都轉運使召  
還兼侍讀權判尚書刑部丁母憂始許行服給實奉終  
喪服除加龍圖閣直學士史館修撰以右諫議大夫權  
御史中丞時宰相賈昌朝與參知政事吳育數爭事上  
前明年春大旱帝問所以然者若訥曰陰陽不和責在



宰相洪範大臣不肅則雨不時若於是昌朝及育皆罷  
若訥遂代育為樞密副使王則據貝州討之踰月未下  
或議招降若訥言河朔重兵所積今釋不討後且啟亂  
階及破城知州張得一送御史臺劾治有臣賊狀朝廷  
議貸死若訥謂守臣不死自當誅況為賊屈得一遂棄  
市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為樞密使凡內降恩若訥多  
覆奏不行入內都知王守忠欲得節度使固執為不可  
若訥畏愴少過而前驕毆路人輒至死御史奏彈之皇

祐五年罷為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左丞  
同羣牧制置使判尚書都省止命舍人草詞卒贈右僕  
射謚文莊若訥彊學善記自秦漢以來諸傳記無不該  
通尤喜申韓管子之書頗明歷學因母病遂兼通醫書  
雖國醫皆屈伏張仲景傷寒論訣孫思邈方書及外臺  
秘要久不傳悉考校訛謬行之世始知有是書名醫多  
出衛州皆本高氏學焉皇祐中詔累黍定尺以制鐘律  
爭論連年不決若訥以漢貨泉度一寸依隋書定尺十

五種上之并損益祠祭服器悉施用有集二十卷

孫沔字元規越州會稽人中進士第補趙州司理叅軍  
跌蕩自放不守士節然材猛過人後以秘書丞為監察  
御史裏行景祐元年禮院奏用冬至日冊后沔奏喪未  
祥禫而行嘉禮非制也同安縣尉李安世上書指切朝  
政被劾沔奏加罪安世恐杜天下言者請勿治黜知衡  
山縣道上書言時事再貶永州監酒移通判潭州知處  
州復為監察御史再知楚州所在皆著能迹召為左正

言論事益有直名遷尚書工部員外郎提舉兩浙刑獄  
遂以起居舍人為陝西轉運使時宰相呂夷簡求罷仁  
宗優詔弗許沔上書言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及  
以使相出鎮許昌乃薦王隨陳堯叟代己才庸負重謀  
議不協忿爭中堂取笑多士政事寢廢又以張士遜冠  
台席士遜本乏遠識致隳國事蓋夷簡不進賢為社稷  
遠圖但引不若己者為自固之計欲使陛下知輔相之  
位非己不可冀復思己而召用也陛下果召夷簡還自

大名入秉朝政於茲三年不更一事以姑息為安以避  
諂為智西州將帥累以敗聞契丹無厭乘此求賂兵殲  
貨悖天下空竭刺史牧守十不得一法令變易士民怨  
嗟隆盛之基忽至於此今夷簡以病求退陛下手和御  
藥親寫德音乃謂恨不移卿之疾在於朕躬四方義士  
傳聞詔語有泣下者夷簡在中書二十年三冠輔相所  
言無不聽所請無不行有宋得君一人而已未知何以  
為陛下報天下皆稱賢而陛下不用者左右毀之也皆

謂儉邪而陛下不知者朋黨蔽之也比契丹復盟西夏  
款塞公卿忻忻日望和平若因此振紀綱修廢墜選賢  
任能節用養兵則景德祥符之風復見於今矣若恬然  
不顧遂以為安臣恐土崩瓦解不可復救而夷簡意謂  
四方已寧百度已正欲因病默默而去無一言啟沃上  
心別白賢不肖雖盡南山之竹不足書其罪也書聞帝  
不之罪議者喜其謇切居兩月以天章閣待制為都轉  
運使又遷禮部郎中為環慶路都總管安撫經畧使知

慶州元昊死諸將欲乘其隙大舉滅之沔曰乘危伐喪非中國體三司所給特支物惡而估高軍士有語優人因戲及之沔曰此朝廷特賜何敢妄言動衆命斬之狗將佐爭言此特戲爾不足深罪也沔徐呼還杖脊配嶺南謂之曰汝賴戲我前即私議動衆汝必死而告者超遷矣明日給特支士無敢謹者歷知陝州河東都轉運使又知慶州聚戰亡遺骸葬祭之軍中感泣凡三知慶州邊人服其能遷龍圖閣直學士又遷樞密直學士知

成都府未至以母喪罷服除為陝西都轉運使求知明州會京東多盜乃以知徐州明購賞嚴誅罰盜遂止徙秦州時儂智高反沔入見帝以秦事勉之對曰臣雖老然秦州不足煩聖慮陛下當以嶺南為憂也臣覩賊勢方張官軍朝夕當有敗奏明日聞蔣偕死帝諭執政曰南事誠如沔所料宰相龐籍奏遣沔行以為湖南江西路安撫使以便宜從事加廣南東西路安撫使沔請益發騎兵且增選偏裨二十八人求武庫精甲五千叅知



政事梁適折之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亡備故至此今指期滅賊非可以徼倖勝乃欲示鎮靜耶夫實備不至而貌為鎮靜危亡之道也居二日促行才與兵七百沔憂賊渡嶺而北乃檄湖南北曰大兵且至其繕治營壘多具宴犒賊疑不敢北侵會遣狄青為宣撫使沔與青會青與智高遇戰歸仁鋪智高敗走青還沔留治後事遷給事中及還帝問勞解御帶賜之以知杭州至南京召為樞密副使張貴妃薨追冊為皇后命沔讀冊故事

正后翰林學士讀冊沔既陳不可用宰相護葬且曰陛下若以臣沔讀冊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可遂求罷職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遷大學士徙知青州又遷觀文殿學士知并州而諫官吳及御史沈起奏沔淫縱無檢守杭及并所為不法乃徙壽州詔按其迹而使者奏沔在處州時於遊人中見白牡丹者遂誘與姦及在杭州嘗從蕭山民鄭旻市紗旻高其直沔為恨會旻買紗有隱而不稅者事覺沔取其家簿記積計不稅者幾

萬端配隸是他州州人許明有大珠百沔妻弟邊珣以  
錢三萬三千強市之沔愛明所藏郭虔暉畫鷹圖明不  
以獻初明父禱水仙大王廟生明故幼名大王兒沔即  
捕按明僭稱王取其畫鷹刺配之及沔罷去明詣提點  
刑獄斷一臂自訟乃得釋杭州人金氏女沔白晝使吏  
卒輿致亂之有趙氏女已許嫁莘旦沔見西湖上遂設  
計取趙女至州宅與飲食卧起所刺配人以百數及罷  
盜其按去後有訴寃者多以無按不能自解在并州私

役使吏卒往來青州麟州市賣紗絹綿紙藥物官庭列  
大槌或以暴怒擊訴事者嘗別取盜足後筋斷之奏至  
乃責寧國節度副使監司坐失察皆被絀其後復光祿  
卿分司南京居宿州會恩知濠州以尚書禮部侍郎致  
仕英宗即位遷戶部帝與執政議守邊者難其人叅知  
政事歐陽修奏孫沔向守環慶養練士卒招撫蕃夷恩  
信最著今雖七十心力不衰中間曾以罪廢然宜棄瑕  
使過遂起為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府又以為觀文殿學

士知慶州徙延州道卒沔居官以才力聞彊直少所憚然喜宴遊女色故中間坐廢妻邊氏悍妬為一時所傳初陝西用兵朝廷多假邊帥倚以集事近臣出帥或驕恣越法及沔廢後真定路安撫使呂溱繼得罪自此守帥之權宜微矣

論曰君子惟能立身而後可以佐國中正起自陷朋黨遵積儉邪沔頗知兵而以沔敗琳有才器能斷大事然獻武后臨朝圖於章獻君子鄙之雍任邊寄而覆軍敗

將幾不自保若訥喜申韓管子之書中師布少所建明  
殆亦未足與議也

宋史卷二百八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百十七

史部

宋史卷二百八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四十八

高瓊

子繼勳  
繼宣

范廷召

葛霸

子懷  
敏

高瓊家世燕人祖霸父乾五代時李景據江南潛結契丹歲遣單使往復霸將契丹之命以乾從行使景方至江左謀間北使與中夏構隙以舒疆場之難遂殺霸居



乾濠州聲言為汴人所殺乾在濠州生三子以江左感弱尋挈族歸中朝給田亳州之蒙城因土著焉瓊少勇鷙無賴為盜事敗將磔於市暑雨創潰伺守者稍怠即掣釘而遁事王審琦太宗尹京邑知其材勇召置帳下太宗嘗侍晏禁中甚醉及退太祖送至苑門時瓊與戴興王超李斌桑贊從瓊左手執鞞右手執鐙太宗乃能乘馬太祖顧瓊等壯之因賜以控鶴官衣帶及器帛且勗令盡心焉太宗即位擢御龍直指揮使從征太原命

押弓弩兩班合圍攻城及討幽薊屬車駕倍道還留瓊  
與軍中鼓吹殿後六班扈從不及惟瓊首率所部見行  
在太宗大悅慰勞之太平興國四年遷天武都指揮使  
領西州刺史明年改為神衛右廂都指揮使領本州團  
練使車駕巡師大名命瓊與日騎右廂都指揮使朱守  
節分為京城内巡檢坐事出為許州馬步軍都指揮使  
會有龍騎亡命卒數十人因知州臧丙出郊謀劫其導  
從以叛瓊聞即白丙趣還城因自率從卒數十人挾弓

矢單騎追捕至榆林村及之賊入村後舍登墻以拒賊  
首青脚狼者注弩將射瓊瓊引弓一發斃之遂悉擒送  
于州丙上其事會將北伐召歸授馬步軍都軍頭領薊  
州刺史樓船戰檣都指揮使步船千艘赴雄州又城易  
州師還為天武右廂都指揮使領本州團練使端拱初  
遷左廂改領富州團練使是秋出為單州防禦使改貝  
州部署其出守也與范廷召王超孔守正並命焉數月  
廷召等皆復補兵職瓊頗悒悒時王承衍鎮貝丘公主

每入禁中頗知上於瓊厚承行每寬慰之二年召還故事廉察以上入朝始有茶藥之賜至是特賜瓊焉三月遷朔易帥臣制授瓊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歸義軍節度廷召輩始加觀察使不得與瓊比出為并州馬步軍都部署時潘美亦在太原舊制節度使領軍職者居上瓊以美舊臣表請居其下從之戍兵有以廩食陳腐譁言者瓊知之一日出巡諸營士卒方聚食因取其飯自啖之謂衆曰今邊鄙無警爾等坐飽甘豐宜知幸也衆

言遂息改鎮州都部署至道中就改保大軍節度典軍如故真宗即位加彰信軍節度充太宗山陵部署復為并代都部署咸平中契丹犯塞其母車帳至狼山大夏上親巡河朔遣楊允恭馳往召瓊率所部出土門與石保吉會鎮定既而傅潛以逗留得罪即召瓊代之兵罷復還本任轉運使言其政績詔褒之咸平三年代還以手創不任持笏詔執挺入謁授殿前都指揮使先是范廷召桑贊所將邊兵臨敵退衄言者請罪之以問瓊瓊

對曰兵違將令於法當誅然陛下去歲已釋其罪今復行之又方屯諸路非時代易臣恐衆心疑懼乃止景德中車駕北巡時前軍已與敵接戰上欲親臨營壘或勸南還瓊曰敵師已老陛下宜親往以督其成上悅即日進幸澶淵明年以罷兵料簡兵卒諸班直十年者出補軍校年老者退為本班剩員瓊進曰此非激勸之道宿衛豈不勞乎自是八年者皆得敘補焉馬軍都校葛霸權步軍司會以疾在告令瓊兼領二司瓊從容上言曰

臣衰老儻又有犬馬之疾則須一將總此二職臣事先朝時侍衛都虞候以上常至十員職位相亞易於遷改且使軍伍熟其名望邊藩緩急亦可選用上深然之未幾以久疾求解兵柄授檢校太尉忠武軍節度三年冬疾甚上欲親臨問之宰相不可乃止卒年七十二贈侍中瓊不識字曉達軍政然頗自任罕與副將叅議善訓諸子繼勳繼宣繼忠繼密繼和繼隆繼元繼勳繼宣最知名

繼勳字紹先初補右班殿直儀狀頗偉太宗見而異之  
召問其家世以瓊子對擢寄班祗候累遷內殿崇班咸  
平初王均據益州以崇儀副使為益州兵馬都監提舉  
西川諸州軍巡檢公事招安使雷有終以兵五百授繼  
勳守東郭二門會賊攻彌牟砦繼勳引兵轉鬪至嘉州  
敗之獲黃織金塗鎗以還  
有終益以勁兵復進攻二門  
克之乃建幟城上諸將知城拔有終乃引軍薄天長門  
賊復來拒戰會日暮有終欲少休繼勳曰賊窘矣急擊



之無失也率十數騎鏖戰身被數創血濡甲馬死更馬以進會入內都知秦翰來援賊退保子城不敢出繼勲潛知賊欲夜遁開圍使得潰去均卒敗滅以功遷崇義使賊餘黨保山藪中時出剽劫乃徙綿漢劔門路都巡檢使繼勲募惡少年偵賊動靜窮躡巖穴掩其不備悉擒殺之又徙陝路鈐轄還朝遷洛苑使并代州鈐轄徙屯岢嵐軍契丹聚兵五萬屯草城川繼勲登高望之謂軍使賈宗曰彼衆而陣不整將不才也我兵雖少可以

竒取勝先伏兵山下敵見我弱必急攻我我誘之南走  
爾起乘之當大潰轉戰至寒光嶺伏發契丹果敗相蹂  
躪死者萬餘人獲馬牛橐駝甚衆遷弓箭庫使賜金帶  
錦袍領榮州刺史徙麟府州鈐轄時屯兵河外饋運不  
屬繼勲扼兔毛川援送軍食師乃濟徙知環州又徙瀛  
州時歲饑募富人出粟以給貧者明年大稔木生連理  
者四郡人上治狀請留遷內藏庫使以宮苑使奉使契  
丹還知定州遷西上閤門使昭州團練使徙鄜延路鈐

轄坐市馬虧價失官已而復為西上閣門使榮州刺史  
知冀州領果州團練使徙貝州復知瀛州仁宗即位改  
東上閣門使真授隴州團練使知雄州其冬契丹獵燕  
薊候卒報有兵入鈔邊州皆警繼勳曰契丹歲賴漢金  
繒何敢損盟好邪居自若已乃知渤海人叛契丹行剽  
兩界也擢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連州防禦使又知  
瀛州歷步軍馬軍殿前都虞候步軍副都指揮使邕州  
觀察使涇原路副都總管兼知渭州入宿衛出為天雄

軍都總管願復護邊既而留不遣後為真定府定州路  
都總管改威武軍節度觀察留後遂拜保順軍節度使  
馬軍副都指揮使恭謝禮成徙昭信軍節度使為莊獻  
明肅太后山陵莊懿太后園陵都總管以老病乞骸骨  
召見便殿許一子扶掖俾勿拜聽辭管軍授建雄軍節  
度使知滑州河水暴溢齧堤岸繼勲雖老躬自督役露  
坐河上暮夜猶不輟水乃殺怒滑人德之卒年七十八  
輟視朝一日贈太尉繼勲性謙有機略善撫御士卒臨

戰輒勝在蜀有威名號神將子遵甫官至北作坊副使  
嘉祐八年遵甫女正位皇后神宗即位冊皇太后累贈  
繼勳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康王諡穆武熙寧九  
年帝詔宰相王珪為神道碑御篆碑首曰克勤敏功鍾  
慶之碑遵甫亦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楚王  
繼宣字舜舉幼善騎射頗工筆札知讀書以恩補西頭  
供奉官惠民河巡督漕船會歲饑多盜兼沿河巡檢捉  
賊遷閤門祗候邠州兵馬都監曹瑋守邠數與言兵薦

其可用乾興初以內殿崇班為益州都監蜀人富侈元

夕大張燈知府薛奎戒以備盜繼宣籍惡少年飲犒之

使夜中潛誌盜背明日皆獲歷磁相邢洺都巡檢使知

安肅軍徙保州累遷禮賓使益州路兵馬鈐轄還為西

上閣門使涇原路鈐轄兼安撫使知渭州遷四方館使

昭州刺史知雄州初元昊反聲言侵關隴繼宣請備麟

府未幾羌兵果入寇河外陷豐州擢捧日天武四廂都

指揮使恩州團練使知并州俄寇麟府繼宣帥兵營陵

井抵天門關是夕大雨及河師半濟黑凌暴合舟不得  
進乃具牲酒為文以禱已而凌解師濟進屯府谷間遣  
勇士夜亂賊營又募黥配廂軍得二千餘人號清邊軍  
命偏將王凱主之軍次三松嶺賊數萬衆圍之清邊軍  
奮起斬首千餘級其相躡藉死者不可勝計築寧遠砦  
相視地脉鑿石出泉已而城五砦遷眉州防禦使卒  
范廷召冀州棗強人父鐸為里中惡少年所害廷召年  
十八手刃父讐剖取其心以祭父墓弱冠身長七尺餘

有膂力嘗為盜以勇壯聞周廣順初應募為北面招收  
指揮使世宗即位入補衛士從征高平戰疾力遷殿前  
指揮使從征淮南戰紫金山流矢中左股宋初從平李  
筠李重進轉本班都知又從征太原再轉散都頭都虞  
候領費州刺史太平興國中以日騎軍都指揮使從平  
太原征范陽秦王廷美嘗遣親吏閻懷忠趙瓊犒禁軍  
列校廷召預焉坐出為唐州馬步軍都指揮使雍熙三  
年議北征召入為馬步軍都軍頭領平州刺史幽州道



前軍先鋒都指揮使與賊遇固安南破其衆三千斬首

千餘級克固安新城二縣乘勝下涿州廷召復與賊戰

中流矢血漬甲縷神色自若督戰益急詔褒之師還遷

日騎右廂都指揮使領本州團練使又遷左廂移領高

州端拱初出為齊州防禦使數月授捧日天武四廂都

指揮使領澄州防禦使二年轉殿前都虞候領涼州觀

察使鎮州副都部署大破契丹三萬衆於徐河斬首數

千級淳化二年為平虜橋砦都部署歷并代環慶兩路

副部署至道中遣將從五路討李繼遷命廷召副李繼  
隆為環慶靈都部署廷召出延州路與賊遇白池獲米  
募軍主吃囉等兵器鎧甲數萬是役也諸將失期獨廷  
召與王超大小數十戰屢克捷上嘉之俄又為并代兩  
路都部署三年遷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河西軍節度  
為定州行營都部署咸平二年契丹入塞車駕北巡廷  
召與戰瀛州西斬首二萬級逐北至莫州東三十里又  
斬首萬餘奪其所掠老幼數萬口契丹遁去師還錄功

加檢校太傅益賦邑又改殿前都指揮使四年正月被疾車駕臨問卒年七十五贈侍中廷召在軍四十餘年由顯德以來凡親征未嘗不從善騎射嘗出獵有羣鳥飛過廷召發矢並貫其三觀者駭異性惡飛禽所至處彈射殆絕尤不喜驢鳴聞必擊殺之子守均至散員都虞候演州刺史守信內殿承制閣門祇候守宣內殿崇班守慶更名珪後為西京作坊副使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

葛霸真定人姿表雄毅善擊刺騎射始事太宗於藩邸  
踐阼補殿前指揮使稍遷本班都知三遷至散員都虞  
候雍熙中幽州之師失律大補軍校以霸為驍騎軍都  
指揮使領檀州刺史戍定州嘗遇敵唐河與戰敗走之  
斬獲甚衆俄召為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端拱初出  
為博州團練使歷潞代二州部署淳化元年擢殿前都  
虞候領潘州觀察使為高陽關副都部署進都部署凡  
七戰召還制授保順軍節度典軍如故出為鎮州都部

署徙天雄軍咸平三年車駕勞師於大名霸與石保吉  
同來覲時康保裔沒於河間即日以霸為貝冀高陽關  
前軍行營都部署二月就遷副都指揮使未幾改邠寧  
涇原環慶三路都部署四年遷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  
感德軍節度景德元年河決澶州橫隴埽命為修河都  
部署未行屬北邊有警真宗議親征以霸為駕前西面  
邢洺路都部署又副李繼隆為駕前東面排陣使駐澶  
州明年召還以功特加封邑上言朝廷居明德心喪尚

過音樂請停迎授之制奏可是年冬以霸久典兵年且老罷軍職授昭德軍節度并代都部署時廷臣有隸麾下者頗擾軍民霸昏耄為所罔真宗知之故有是召四年夏徙知耀州霸雖懦然能謹直自持會東封表求扈蹕既以疾不能從車駕還次衛南疾少間迎謁行在上嘉其意勞問久之未幾卒年七十五贈太尉子懷信懷正懷敏懷煦懷信至如京副使懷煦內殿承制懷正博州團練使知滄莫二州

懷敏以蔭授西頭供奉官加閣門祇候歷同提點益州

路刑獄襄鄧都巡檢使契丹知隰莫保三州累遷東染

院使康州刺史知雄州就遷西上閣門使上平燕策會

歲旱塘水涸懷敏慮契丹使至測知其廣深乃擁界河

水注之塘復如故召對邊事復還雄州改萊州團練使

濁流砦兵叛殺官吏潰去懷敏發兵掩襲盡誅其黨在

雄州五年徙滄州懷敏為王德用妹婿德用貶亦降知

滁州陝西用兵起為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兼涇原秦

鳳兩路經略安撫副使既入對以曹瑋嘗所被介冑賜之令制置鄜延環慶兩路存廢砦柵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眉州防禦使本路副都總管知涇原遷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鄜延路副都總管進殿前都虞候知延州范仲淹言其猾懦不知兵復徙涇原路兼招討經略安撫副使慶歷二年元昊寇鎮戎軍懷敏出瓦亭砦督砦主都監許忠純環慶路都監劉賀天聖砦主張貴及緣邊都巡檢使向進劉湛趙瑜等禦敵軍次安邊砦給



芻秣未絕懷敏輒離軍夜至開遠堡北一里而舍既而自鎮戎軍西南又先引從騎百餘以前承受趙正曰敵近不可輕進懷敏乃少止日暮趨養馬城與知鎮戎軍曹英及涇原路都監李知和王保王文鎮戎軍都監李岳西路都巡檢使趙璘等會兵聞元昊徙軍新壕外懷敏議質明襲之乃命諸將分四路趣定州砦劉湛向進出西水口涇原路都監趙珣出蓮華堡曹英李知和出劉璠堡懷敏出定西堡知和與英督軍夜發翌日湛進

行次趙福堡遇敵戰不勝保向家峽懷敏使珣英并鎮  
戎軍西路巡檢李良臣孟淵援之俄報敵已拔柵踰邊  
壕懷敏入保定川砦敵毀板橋斷其歸路別為二十四  
道以過軍環圍之又絕定川水泉上流以饑渴其衆劉  
賀率蕃兵鬪於河西不勝餘衆潰去懷敏為中軍屯塞  
門東偏英等陣東北隅敵自徧江三葉燮會出四面環  
之先以銳兵衝中軍不動回擊英軍會黑風起東北部  
伍相失陣遂擾士卒攀城堞爭入英面被流矢仆壕中

懷敏部兵見之亦奔駭懷敏為衆蹂躪幾死輿致瓮城久之乃蘇復選士據門橋揮手以拒入城者趙珣等以騎軍四合禦敵敵衆稍卻然大軍無鬪志珣馳入勸懷敏還軍中是夕敵聚火圍城四隅臨西北諱曰爾得非總管廳點陣圖者邪爾固能軍乃入我圍中今復何往夜四鼓懷敏召曹英趙珣李知和王保王文許思純劉賀李良臣趙瑜計議莫知所出遂謀結陣走鎮戎軍鷄鳴懷敏自諭親軍左右及在後者皆毋得動平明從

吾往安西堡以英珣為先鋒賀思純為左右翼知和為  
殿聽中軍鼓乃得行至卯鼓未作懷敏先上馬而大軍  
按堵未動懷敏周麾者再將徑去有執鞭者勸不可懷  
敏不得已而還使叅謀郭京等取芻城中未至懷敏復  
上馬叱執轡者使去不聽拔劍且擊之士遂散懷敏驅  
馬東南馳二百里至長城壕路已斷敵周圍之遂與諸  
將皆遇害餘軍九千四百餘人馬六百餘匹為敵所斷  
其子宗晟與趙正郭京承受王昭明等還保定川初懷

敏令軍中步兵毋得動及前陣已去後軍多不知者故  
皆得存時韓質郝從政胡息以兵六千保蓮華堡劉湛  
向進兵一千保向家峽皆不赴援於是敵長驅抵渭州  
幅員六七百里焚蕩廬舍屠掠民畜而去奏至帝嗟悼  
久之贈懷敏鎮戎軍節度使兼太尉英知和珣保文質  
岳貴璘思純良臣及同時戰沒者及涇原巡檢楊遵籠  
竿城巡檢姚奭涇原都巡檢司監押董謙同巡檢唐斌  
指使霍達皆贈官有差復降向進等官落郝從政趙瑜

職懷敏通時事善候人情故多以才薦之及用為將而輕率昧於應變遂至覆軍帝念之賜諡忠隱子宗晟宗壽宗禮宗師皆遷官

論曰真宗澶淵之役高瓊之功亦盛矣范廷召年十八能手刃父讐瓊將磔于市幸以逃免葛霸善擊刺馬射給事藩邸皆非素習韜略者也及其出身戎行迭居節鎮而卓有可觀由所遇之得其時也或謂瓊頗自用謀議不及叅佐而洞曉軍政霸雖失於巽懦而能謹直自

持廷召性雖癖在軍中四十年累從征討所至有功皆不害其為驍果也廷召諸子珪為最賢霸子懷敏以戰死固皆足稱若繼宣繼勳之將業則過其父遠甚此克勤敏功鍾慶之碑所由以立歟夫以三子之自樹如此而不得與狄青郭逵同日而論者豈非拳勇之有餘而器識之不足也歟

宋史卷二百八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楊愈柳